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不喜欢毛边书，那是因为我向来以为书就是要用来读的，每一本书有缘到了我这儿，如果我没有读过，犹如给我一件不能启封的礼物，即使再贵重，也是不会经意的。对于书，我始终保持进入阅读的状态，轻轻地打开，然后一页一页地翻阅，感觉着一种贴切的抚摸。而毛边书似乎就是用来收藏的，只为占有，无关阅读。

这样说，当然有失公允，甚至会被认为无知。毛边书也是书，原本也是让人读的，只不过形态有些不同而已。毛边书发端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中世纪时，便有出版商为贵族制作毛边书，配上裁纸刀，可以悠悠地边裁边读。我最尊敬的鲁迅先生十分痴迷于毛边书，他所著所译所辑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唐宋传奇集》等，无一不是毛边书，我想，先生一定是钟情于毛边书的形态之美，毕竟，那是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加裁切的粗犷朴素本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先生不会为难他的读者的，他从来

毛边书

简平

没有说过要将不喜欢毛边书的读者拒之门外。据说，先生要求北新书局刊印他的书必须是毛边书，一本都不许切边，可偏偏有一次让先生“逮个正着”，书局老板李小峰为此解释，装订的时候，便将毛边的摆出去卖，却没有有人买，说是读起来不方便，于是索性都切了边。先生听闻后虽然表示不满，但也没因此责令收回，还是相当通融的。



如今，在传统的纸质书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之时，倒是涌现出一批“毛边党”来，有大家，也有普通人，他们对于毛边书的钟爱几近痴狂，一般毛边书印制不多，价格又高，但他们四处追逐，不惜散尽家财，令我不能不肃然起敬。他们中有一些是我相识的，也有人来拉我入伙，我便不惮发问：“你们究竟是阅读还是收藏？”他们坦诚的回答几乎一致，都是用作收

藏的。于是，我也坦诚地告知，我是一个读书人，不是藏书家，我拥有的书都是用来阅读的。

有一次，我与毛边书不期而遇。我想读出版家俞晓群先生写的书《这一代的书香》，网上居然没有平装本，只有毛边书，我只能将就着买了来。那时，我正在病中，刚刚动了手术，元气大失。为了看书，我只能拼将全副劲道，好不容易才将一页一页的书裁切开来，由于没有裁纸刀，只好用硬纸片替代，结果裁割得坑坑洼洼，美感全无。这是我读得最用力气最为艰难也最感歉疚的一本书，大冬天里，每每汗流浹背。前些天，我在北京见到俞先生时，将此事告诉了他，我想，他一定也是个“毛边党”人，会不屑一听的。岂料，他听后说，其实，他也不喜欢毛边书的，阅读起来确实困难。原来，这位出过毛边书的出版家能与我感同身受。我想，对藏书家而言，毛边书无疑是种好藏品，而对我这样比较纯粹的读书人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能够翻阅一页页的书，喜欢看书页在微风中随意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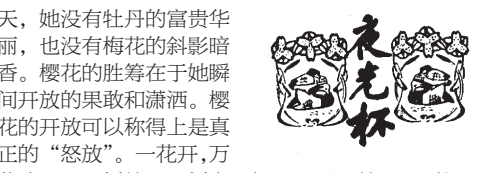
四月中旬，我踏上了日本新潟的赏樱之路。

新潟位于日本本岛东北面，已与上海开通了直达航线。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地方，房屋小小的，道路窄窄的，街面静静的，行人缓缓的。就在这平和安详的环境中，从信浓川河的两岸到高妙雪山的山脚，从新发田城的溪流到村松公园的溪流，从弥彦神社的山径到燕市的街区，所有这一切地方都被樱花簇拥着。可以说是举目皆花，扬袖沾樱；层林尽染，万处粉色。在樱花的簇拥下，男女老少沿着信浓川河边举行樱花节长跑，队伍中不时有穿扮成樱花仙子的女学生向你招手。

新潟花见

傅震

赏樱在日本称作“花见”。春天见花又有何难？其实不然。樱花开在春



天，她没有牡丹的富贵华丽，也没有梅花的斜影暗香。樱花的胜券在于她瞬间开放的果敢和潇洒。樱花的开放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怒放”。一花开，万花遍开，一树放，万树齐放。只要稍稍一丝暖意，微微一缕春风，她便义无反顾地开放，争分夺秒地绽放。她没有那含苞欲放的矜持，欲开半疑的娇嗔。哪像桂花，需几番熏蒸才愿吐芳。与其他花比，樱花并不艳丽，也无浓香。但她开放得大气磅礴。当你置身于村松公园三千棵一起怒放的樱花林中，你怎能不折服樱花那荡气回肠的奔放，那瞬间主宰天地的气魄。樱花以瞬间之美取胜。她并不在乎能开放多久，她只知道，开放就是硬道理。不开放就没有一

些花是在迟疑和不甘中飘落，随风翻卷着，对枝叶的依依不舍，使她们企图往上攀腾，升华，而最终无奈地归向泥土。樱花不是这样，樱花之逝是主动的洒落，她不怕泥土，正相反，樱花热爱大地。这从她的开放中便可看出。木棉的红花升向天空，向日葵朝着太阳微笑。然而，樱花却是向着大地怒放的，站在樱花树下，稍稍抬头，你就能和盛放的花面对视。如果崔护在现场，他一定会改叹：“人面樱花相映红”。在树下一努嘴，就能和樱花接上吻。请别自作多情，樱花的吻是给大地的。你看那最美的垂樱，不仅是花，连枝带叶都伸向大地，那么主动，那么充满期盼。风雨来了，正是樱花实现期盼的时机。她们追逐着细细的雨丝，纷纷跃下摇曳的枝条，仿佛在和雨丝竞速，看谁能最先亲吻这青春焕发的土地。谢落的樱花亲吻着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有什么花的谢落能像樱花一样铺满整个大地呢？与其风烛残美的，只有秋天的枫叶，但枫叶不是花。谢落的樱花洒向池塘的水面，洒向山径的石阶，最终铺满了大地，翠绿的大地顿时一片粉色。大自然如此生动地诠释着泥土与花的血缘亲情。花是懂得报恩的，花对大地的回馈就由樱花来担当。樱花抢先在四季中最青春的时刻，来完成这神圣的回馈。樱花的谢落呈现了青春的壮美。樱花是幸福的，养育樱花的大地是幸福的。

我在今日宝岛的见与闻

台湾八日游掠影之二 丁法章

都是她在作介绍，从台湾的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到历史沿革，从蒋家父子、世俗变化到风土人情，包括她到大陆观光的所见所闻无所不谈，话题十分广泛。约莫11时30分，我们一行在台中日月潭的松鹤园酒家用餐，八菜一汤，中式口味，大家还算满意。

午后1时许，我们一行集体坐船游览名闻遐迩的日月潭。日月潭四周群山环抱，潭水清澈晶莹，湖面辽阔，群峰倒映湖中，犹如画中的美景。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抬头望去给人一种忽隐忽现的神秘色彩。据老船工介绍，潭中央有一个小岛，远看好像浮在水面上的一颗珠子，所以被叫做“珠子屿”，现在也叫拉鲁岛。以这个岛为界，湖的北半部分圆圆的像太阳，湖的南半部分弯弯的像月亮，这就是取名日月潭的由来。老船工还对围湖而建的主要建筑，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既有供奉蒋介石、宋美龄来此作短期休憩的别墅，也有用特供烟草为宋美龄生产香烟的小作坊等。在游湖过程中，我们还登上一座湖中小岛，参观了民资捐建的玄光寺。上岸后，我们一行随小萱先到中台禅寺，再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台山博物馆参观。中台禅寺以独特完美的建筑风格，巧夺天工地将东西方建筑艺术元素糅合在一起，吸引着八方游客。其他诸如寺内祖师伽蓝殿的晶雕玻璃、四大天王与柱身合一以及万佛殿中的药师七佛塔等，都是精雕细琢、充满艺术魅力和蕴含禅意的作品。

傍晚时分，我们一行坐车来到台中嘉义市，下榻在嘉义商旅大饭店，度过了此次游览观光的第一天。

4月25日(星期五)阴有雨转多云

早上8时许，从昨晚下榻的桃园饭店坐上豪华大巴，我们一行开始了环岛八日游之旅。当地全程导游小黄，原籍闽南，生于台湾，年方三十，身材颀长，未婚，有两个弟弟，在家中很受父母宠爱。六年前，她毕业于大学旅游专业，当导游已有五年之久，接待大陆团才一年多。在台湾，“小黄”两字有点犯忌，不是被特指为“的士”(出租车)，就是被唤着“小狗”。因而，她要求大家不要叫她小黄，而叫小萱。她业务娴熟，十分健谈，在座车驶往台中的三个多小时内，除中途大伙下车休息10分钟外，基本上

出差或旅游，最担心的就是同住者打呼噜，与打鼾者同室，难以入眠，翻来覆去地受煎熬。翌日哪有心思游玩，更无精力办事。年纪大了，深睡睡眠比吃饭还重要，真可谓是一夜睡眠值千金啊。因受过打鼾者干扰的遭遇，故每次与人同住，我都会直截了当地问同住者是否打鼾，如果打鼾，赶紧另找对象，这关系到一夜睡眠的“原则问题”，我是绝不妥协的。辨别打鼾者，我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一般比较胖的人大多打鼾，还有就是上了岁数者，上了岁数加上大块头，两者合二为一必定打鼾。但也有看走眼的个案，那次去桂林开会，与某报王兄同住一室，见他白皮细肉，又戴副歪架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估计他不会打鼾，再说我俩也比较投缘，属于酒逢知己千杯少的那种，所以也没多问就与他聊起了天。到了深夜就寝时，孰料老兄须臾便鼾声如雷，声震屋宇，想努力入眠根本无门！我先是用力捂住耳朵，但呼噜声是穿过棉袋，且穿透力强。我又爬起来找了随身听的耳机塞在耳朵里隔音，但呼噜声还是固执地穿透耳机，无济于事。

小时候听祖母说，打呼噜的人大多是胖子，证明他们中气足、身体好。想不到斯文书生中气亦如此了得，令人意外，更让人吃不下。这次遭遇颠覆了我过去的认知。后来得知打呼噜并不是中气足、身体好，而是属于一种病，系呼吸不畅所致。在如雷般的呼噜声里煎熬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无奈只得悄悄地爬起来另外开了房间。翌晨，遇见王兄，他抱歉地说：“应该告诉你一下，我打鼾比较严重。”我解释说：“是我有问题，我太敏感了，经不住呼噜的考验。”之后，我对同住者更加谨小慎微起来，没有再遭遇失眠的尴尬，但这次去医院体检，我再次马失前蹄，且遭遇了更严重的窘况，这不是我大意失荆州，而是属于孤陋寡闻，实在是跟不上医疗水平的迅猛发展。那天下午，陈兄走进病房，他见我，高兴地说：“老朋友，与你住一起太好了！”我见此兄身体肥硕，且比我年长，心想一定是个打鼾者，且分贝不低。我礼节性地说：“很高兴与你同住，不过我吃了晚饭回去睡觉。”

呼噜的人大多是胖子，证明他们中气足、身体好。想不到斯文书生中气亦如此了得，令人意外，更让人吃不下。这次遭遇颠覆了我过去的认知。后来得知打呼噜并不是中气足、身体好，而是属于一种病，系呼吸不畅所致。在如雷般的呼噜声里煎熬了两个多小时，实在无奈只得悄悄地爬起来另外开了房间。翌晨，遇见王兄，他抱歉地说：“应该告诉你一下，我打鼾比较严重。”我解释说：“是我有问题，我太敏感了，经不住呼噜的考验。”之后，我对同住者更加谨小慎微起来，没有再遭遇失眠的尴尬，但这次去医院体检，我再次马失前蹄，且遭遇了更严重的窘况，这不是我大意失荆州，而是属于孤陋寡闻，实在是跟不上医疗水平的迅猛发展。那天下午，陈兄走进病房，他见我，高兴地说：“老朋友，与你住一起太好了！”我见此兄身体肥硕，且比我年长，心想一定是个打鼾者，且分贝不低。我礼节性地说：“很高兴与你同住，不过我吃了晚饭回去睡觉。”

今夜无法入眠

李动

之后，我对同住者更加谨小慎微起来，没有再遭遇失眠的尴尬，但这次去医院体检，我再次马失前蹄，且遭遇了更严重的窘况，这不是我大意失荆州，而是属于孤陋寡闻，实在是跟不上医疗水平的迅猛发展。那天下午，陈兄走进病房，他见我，高兴地说：“老朋友，与你住一起太好了！”我见此兄身体肥硕，且比我年长，心想一定是个打鼾者，且分贝不低。我礼节性地说：“很高兴与你同住，不过我吃了晚饭回去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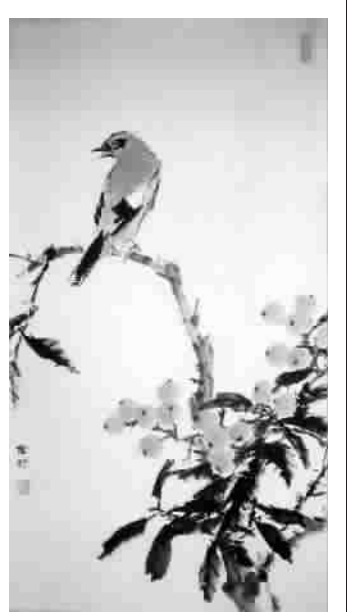
到了他们对她的崇拜和敬仰。为了消除我的困惑，主办方特意安排了我和当时如日中天的山口百惠在静冈恋妻渡假村相见，NHK也特地赶来为我们拍摄了采访辑。当我一见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就被她的那种超乎年龄的沉静内敛和高贵脱俗的气质所折服，我完全理解了为何她在其后的一年中做出了彻底退出舞台的决定。时至今日，三十年了，她仍坚守着她的诺言。她和先生三浦友和的故事，也成为一代传奇，令人艳羨。在我连任两届全国青联委员的时候，因为较年轻，得到了青联的领导和委员们的关心和爱护。每次开会，害羞的我总

陈兄笑着调侃道：“这么疼老婆，一晚上也舍不得啊。”我赶紧解释：“不是的，晚上家里有点事。”

吃罢晚餐，心想看完新闻联播再走也不迟。看新闻时，彼此闲聊起来，因都爱好文学有种遇到知音的感觉，海阔天空地神聊刹不住车，一看表已10点，准备回去时，陈兄善解人意地说：“我过去打呼噜挺厉害，现在配了一个美国的电子仪器，再也不打鼾了，而且这个机器也不吵人。”我一听他不打鼾了，那个电子玩意也似熟睡婴儿般安静，便果断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明天一大早就得赶来空腹抽血和做B超。

11点就寝前，陈兄从照相机背包里取出那架电子仪器，四方形犹如过去流行的“饭盒子”录音机。陈兄将仪器放在立柜上，将管子套在嘴巴和鼻子上，就像一名“大鼻子”防化兵。熄灯后，陈兄很快进入“苏州”。人虽没有发出呼噜声，但那洋玩意却有节奏地发出低频率噪声“吱-咕”，就像危重病人上了呼吸机一般，令人烦躁，更令人揪心。但我还抱有侥幸心理，用被子捂着耳朵强迫入睡，但仪器的呼噜声远比自然的打鼾声厉害，也更恼人。

睡眠需要在放松状态下稀里糊涂地进入梦乡，



枇杷小鸟(中国画) 江圣行

越是强迫越是和你作对，与美梦缠绵了许久，今夜无法入眠。看来陈兄不醒来这洋玩意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看看手表虽已12点多，心想一晚上如此折腾下去，神经肯定崩溃，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立马回家，黑灯瞎火地悄悄起来，赶紧打道回府。此番折腾后，感悟尤甚，以后不管同住者说得如何花好稻好，还是不能轻易信其言，尤其是年过半百的老男人，再加上肥硕者更是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青联，请接受我对您的致敬！青联委员们在一起，是智慧的交融。

我很年轻的时候，有幸为了全国青联委员。在青联举办的活动和会议中和各界委员们跨界跨专业地交流，有趣而开放，轻松而活泼，开启了我的心灵，拓展了我的视野。许多活动至今令人难忘，如接待三千日本青年访问中国，香港工商界青年访沪，美国杨百翰大学青年歌舞团演出等。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出访，也是和青联有关。1979年，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员出访日本。那时正值中日关系的恢复期，日方非常重视，作为团中的文艺界代表，我肩负着每次会面时向日方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责任，我演唱的歌曲，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因此结下了民间友好的情缘。前

年，我三十年后再去访游奈良，约见一位在那工作的老同学，她在电话中说：有一位日本朋友想见你。我当时很纳闷：除了她我不记得有任何朋友在奈良啊。那天正值八月盛夏，我们约好在火车站见面，老远，我就看见一位老伯伯站在我同学的旁边，身着西装，满脸汗水，手中夹着文件夹，眼中满是期待和真诚，不停向我弯腰致敬，我忽然依稀记起，当年，他是奈良中日友好协会的会员，为我们开车带路参观了大半天。也许我的演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来，他一直关注我的踪迹，当他听说我的同学是从上海来

的，就急切地询问关于我的情

况，这样才有了刚才的一幕。看着老伯伯为我保留了三十年的照片，我的眼睛湿润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莫过于此：无所求，不相忘！虽然我们的沟通还有一些困难，但他

请接受我的致敬

王作欣

热情，真挚，纯朴，善良的面庞，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也是在那次的出访，所到之处，为了方便理解，日方都用“这是中国的山口百惠”来介绍我，那时山口百惠的电视剧还没有在中国放映，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说谁，但我还是从陪同人员的兴奋和激动中感受

十日谈

我与青联